永恒的园丁

THE CONSTANT GARDENER

[英]约翰·勒卡雷 | 著　宋瑛堂 | 译

为了所爱的人，你能走多远？

他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精英读者
他是在世的最好的五六个英语小说家之一
他创立了迄今为止所有的间谍谜局
他是

约翰·勒卡雷

梁文道 龙一 毛尖 南方朔
唐诺 小白 止庵
感动推荐

永恒的园丁

The Constant Gardener

[英] 约翰·勒卡雷 著

宋瑛堂 译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永恒的园丁／（英）勒卡雷著；宋瑛堂译.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
书名原文：The Constant Gardener
ISBN 978－7－208－08568－8

Ⅰ.永… Ⅱ.①勒…②宋… Ⅲ.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Ⅳ.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071227 号

策划编辑 邵艳美
责任编辑 王 玲
装帧设计 蔡南升

世纪文景

永恒的园丁
[英] 约翰·勒卡雷 著
宋瑛堂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（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）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（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）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4.5
插 页 2
字 数 375,000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－7－208－08568－8/I·668
定 价 29.00 元

人 物

桑迪·伍德罗 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主任，贾斯丁·奎尔的上司

米尔德伦 佩莱格里的秘书。被谑称为小米德

贾斯丁·奎尔 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职员。喜好侍弄花草，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。（在同名电影中的角色由拉尔夫·费因斯饰演）

特莎·奎尔 贾斯丁·奎尔的爱妻。以救济肯尼亚人民及弱势群体为己任，是一位热情奔放的活动家与坚强的斗士。昵称为特丝。（在同名电影中的角色由蕾切尔·薇兹饰演）

格洛丽亚 桑迪·伍德罗的妻子

吉妲·皮尔逊 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的新进员工，特莎的密友

阿诺德·布卢姆 特莎的道德导师、黑人骑士，在救济事业中保护着特莎

波特·科尔里奇 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高级专员

伯纳德·佩莱格里 英国外交部非洲事务司司长，与科尔里奇暗中为敌

蒂姆·多诺霍 英国外交部派遣的英国间谍主管，绰号“好朋友”

罗布 苏格兰场海外刑案分局警察

莱斯莉 苏格兰场海外刑案分局警察。也被称为莱斯

马克斯·罗贝尔 红头发，医生。书中所述事件中的关键人物，与特莎有一面之缘

婉哲 与特莎曾住同一间医院的黑人女性，产下一子后去世，死后遗体无处可寻

肯尼思·K.柯蒂斯 三蜂的总裁。也被称为肯尼K、肯尼思爵士等

阿瑟·路易基·汉姆德 律师，又称汉姆。汉姆家与特莎家向来交往深厚，特莎父母去世后便打理特莎家族的生意，两人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姐弟

波姬 知晓事件内情，与特莎通过电子邮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凡人伸手可及之处，确应超出其掌握之外。否则空有天堂何用？

——《画家沙托》，罗伯特·布朗宁

1

星期一上午九点三十分，消息传到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。桑迪·伍德罗接到消息时宛如中了弹，下巴僵直，胸口暴凸，忐忑不安的英国心脏啪啪作响。当时他站着。他事后只记得这么多了。内线电话铃响时他正好站着，伸手想拿东西，这时听到电话尖声响起，因此停下来，顺手向下从办公桌上捞起听筒说，“伍德罗。”不然也可能是，“我是伍德罗。”他能确定的是接电话的嗓门大了点，这一点他很肯定，因为听起来像是别人的声音，感觉口气很冲：“我是伍德罗。”他报出堂堂正正的姓，却省略桑迪这个具有缓冲作用的绰号，以仿佛很痛恨的语气脱口而出，因为高级专员的例行祈祷会预定在三十分钟后准时举行，由身为办事处主任的伍德罗主持，即将面对一群很难伺候的特殊利益团体代表，其中人人无不企盼高级专员全心全意关照。

简而言之，这个星期一跟往常一月下旬的星期一没什么两样，在内罗毕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，灰尘满天、缺水严重、草地干黄、眼睛酸涩、热气从市区人行道蒸腾而上。淡紫凤凰木也和所有人一样，期待长长的雨季快快到来。

当时究竟为什么站着，他一直想不出答案。照理说，他应该是埋首办公桌，忙着敲键盘，急着查看伦敦传来的指示，翻看邻近非洲国家使馆传进来的资料。结果他却站在办公桌前，进行意义重大却主旨不明的动作——大概是将妻子格洛丽亚和两名幼子的合照摆正吧。相片是去年夏天全家返乡度假时拍的。高级专员公署位于斜坡上，相片如果一个周末不去整理，倾斜的地基就足以让相片倒向一边。

不是在调整相片位置的话，或许是在喷杀虫剂吧。肯尼亚有一种昆

虫，连具有豁免权的外交官都难逃其魔掌。几个月前发生过“内罗毕眼症”大流行，如果不小心打死这种苍蝇，手又抹到皮肤上，就会产生脓肿和水疱，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失明。他可能是在喷杀虫剂，听到电话铃响，就将杀虫剂放在办公桌上，抓起话筒。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，因为事后回想起来，印象中有罐红色的杀虫剂摆在办公桌的发件架上。就这样，他一面说“我是伍德罗”，一面将听筒贴紧耳朵。

“噢，桑迪，我是米尔德伦。你早。身边没有人吧?”

油光闪闪、体态臃肿、现年二十四的米尔德伦是高级专员的私人秘书，讲话带有艾塞克斯郡口音，刚从英国调过来，这是他首度外派。另外，资历较浅的部属都叫他小米德。

没错，伍德罗承认，身边没人。为什么要问?

“桑迪，恐怕是有状况了，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过去找你一下。”

“不能等到祈祷会结束吗?”

“这个嘛，好像不太行——不行不行，”米尔德伦一面回答一面加强语气，“桑迪啊，是特莎·奎尔出事啦。”

伍德罗一听立刻改变态度，汗毛直竖，神经紧绷。特莎。“她怎么了?”他问。他的语调刻意掩饰着好奇心，大脑则朝各种可能性狂推乱测。噢，特莎。噢，糟糕。你这次又搞了什么名堂?

“内罗毕警方说她死了。”米尔德伦以每日例行公事一般的口气说出。

“一派胡言，”伍德罗断然以这句话回敬对方，连给自己思考的时间都没有，“别乱讲话了。在哪里?什么时候?”

“在图尔卡纳湖，在湖的东岸，上个周末。他们对细节语带保留。在她的车子里。根据他们的说法，是发生了不幸的意外事件。”他语带歉意接着说，“我的感觉是他们不想让我们太难过。”

“车子是谁的?”伍德罗以慌乱的口气质问，拼命想排除这一切荒谬的想法，极力想压制人、地、事以及其他想法与感觉，一直往下压抑、压抑，急忙删除掉隐藏心中的对她的回忆，取而代之的是图尔卡纳湖畔荒芜

的“月球”景观。对图尔卡纳的这番印象来自六个月前外出视察时，当时陪伴左右的是一板一眼的外交武官。“别走开，我立刻上去。还有，不准对任何人透露，听到没有?”

伍德罗这回一次一个动作，放回了听筒，绕过办公桌，从椅背上拿起西装外套，一次穿上一只袖子。平常上楼去之前，他是不会穿上西装外套的。星期一开会的时候，并没有硬性规定要穿西装外套，更何况他只是要上楼到胖子米尔德伦的私人办公室跟他聊天而已。然而，伍德罗心中专业的一面告诉自己，未来要走的路漫长艰辛。尽管如此，他一面上楼一面设法鼓足意志力，每次危机甫现时尽量遵守自己的最高原则，尽量以刚才让米尔德伦宽心的方式让自己放心，当做全部都是一派胡言。为了安慰自己，他回想起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案件，当时传出有位年轻的英国女子在非洲乡下惨遭分尸，事后证明是穷极无聊的骗局，那还用说。只是有人利用丧心病狂的想像力捏造出来的事件。原来是有个素行不良的非洲警察被远放到沙漠中，吸食非洲大麻后精神恍惚，编造这个事件来追讨积欠六个月的微薄薪水。

他上楼的这栋建筑物刚落成不久，外观朴素大方。这种风格他很喜欢，或许是因为跟自己的外表很能搭配。整栋大楼与外围建筑设施配置得当，有小卖部、商店、加油亭以及清洁安静的走廊，给人的印象是粗犷且自给自足。伍德罗的外表不管怎么看，也给人相同的质感。今年四十岁的他，与妻子格洛丽亚婚姻生活美满——就算不美满，他猜也只有自己知道。他身为办事处主任，如果操作得当，下一次调派任务时，说不定可望掌管一个等级较低的领事馆，然后往上爬到比较不是那么卑微的领事馆，进而受封为骑士——封不封骑士，对他来说无关紧要，那还用说，不过封了骑士后格洛丽亚会脸上有光。他这人具有军人风范，然而话说回来，他本来就是出身军人家庭。他服务英国外交部十七年，曾经奉派前往六七个英国驻外单位为国效劳。曾经隶属英国的肯尼亚和之前他驻守过的国家没有两样，同样危险、腐败、破落、受尽外人掠夺，在伍德罗心中激起的涟漪却比先前多数国家的还大，只不过这样的涟漪有多少要归因于特莎，他

就不敢扪心自问了。

“尽管说吧。”他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对米尔德伦说。他开口前先关上门，放下门闩。

米尔德伦习惯嘟着嘴，坐在办公桌前的模样活像是调皮的小胖子，活像怎么哄就是不肯把粥喝完的小孩。

“她过夜的地方是绿洲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绿洲？讲清楚一点行不行？”

米尔德伦的年龄和职位虽低，却不像伍德罗认定的那么容易被吓唬。他一直有速记的习惯，在开口前先参考一下笔记才说话。最近受训的学员一定都教这些，伍德罗以鄙夷的心态想着。不然像米尔德伦这个出身低微的人怎么会有时间去学速记？

“图尔卡纳湖东岸有个小度假旅舍，在东岸南端，”米尔德伦宣布，他的视线停在速记本上，“店名绿洲。特莎在那边过夜，隔天早上搭旅舍主人提供的四轮驱动车离开。她说她想往北走两百英里，去看看文明的发源地。利基遗址。”他改口说，“是理查德·利基挖掘古迹的地点。位于锡比洛伊国家公园。”

“自己一个人吗？”

“沃尔夫冈给她一位司机。司机的尸体也跟她一起出现在那辆四轮驱动车上。”

“沃尔夫冈？”

“他是旅舍的主人，姓氏待查。大家都叫他沃尔夫冈。显然是德国人，很有个性。根据警方的说法，司机被杀的手法很野蛮。”

“怎么个野蛮法？”

“斩首。不见了。”

“谁不见了？你不是说司机跟她一起在车上吗？”

“头不见了。”

不用你讲我也猜得到吧？“特莎的死因大概是什么？”

“意外。警方只说了这些。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“有没有被劫财?”

“根据警方的说法是没有。”

没有财物损失，加上司机惨遭谋害，伍德罗的想像力因此奔腾起来。“你接到什么样的消息，一五一十说来听听。”他命令道。

米尔德伦以双手捧着大脸，一面参考着速记本。“九点二十九分，接自内罗毕警察总部飞行中队，请高级专员接听，”他读出内容，“我解释说高级专员到市区拜访神职人员，预计最晚上午十点回来。值班警官听上去很有效率，也报上姓名。他说报告是来自洛德瓦尔——”

“洛德瓦尔？离图尔卡纳好几英里啊!”

“最近的警察局就在那里。”米尔德伦回应，“发现一辆四轮驱动车，是图尔卡纳绿洲旅舍财产，发现地点是湖的东边还没到厄利亚湾的地方，是在前往利基古迹的路上。两人至少已经死亡三十六小时。其中一人是白人女性，死因不详，另一人是无头非洲人，经查证为司机诺亚，已婚，有四名子女。马飞仕图的游猎靴子一只，七号。蓝色野外夹克一件，特大号，沾有血迹，在车子地板上发现。车上的女子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，黑发，左手无名指戴有金戒指。车子地板上有条金项链。”

你戴的那条项链，伍德罗听见自己说。他们两人正在共舞，他以嘲讽的口气提出质疑。

项链啊，是我母亲结婚那天我外婆送她的。她回答，不管穿什么衣服，我都会戴上，就算是别人看不见我也非戴不可。

连上床都戴呀?

那就不一定喽。

“这些东西是谁找到的?”伍德罗问。

“沃尔夫冈。他用无线电呼叫警方，也通知了在内罗毕的办事处，也是用无线电。绿洲旅舍没有装电话。”

“如果司机的头不见了，警方怎么知道他的身份?”

“他一只手臂曾经粉碎性骨折，就是这样他才开始当司机。沃尔夫冈在星期六的五点三十分看到特莎和诺亚开车离去，同行的人还有阿诺

德·布卢姆。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活着的样子。”

他还是一直看着速记本复述，就算不是，也是假装边看边念。他仍用双手捧着脸颊，似乎决心要让脸颊一直待在掌心里，因为从他双肩顽固僵直的模样看来确有此意。

“你最后说的是什么。”伍德罗停顿一下后命令道。

“和特莎同行的是阿诺德·布卢姆。他们一起住进绿洲旅舍，星期五晚上就在旅舍里过夜，隔天早上五点三十分由诺亚开着吉普车上路。”米尔德伦捺着性子再讲一遍，“布卢姆的尸体并没有在四轮驱动车里面，也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就算有，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到报告。洛德瓦尔警方和飞行中队都在现场，不过内罗毕总部想知道我们愿不愿意付钱请直升飞机。”

“现在他们的尸体放在哪里?”伍德罗以军人之子的口吻说，说得既干脆又实际。

“不知道。警方是希望绿洲旅舍能负责，不过被沃尔夫冈拒绝了。他说收下尸体的话，工作人员会罢工，连客人也会走光。”迟疑一阵，“她登记的姓名是特莎·阿博特。”

“阿博特?”

“是她娘家的姓。‘特莎·阿博特，由内罗毕的邮政信箱转交。’是我们的信箱。我们这里没人姓阿博特，所以我用这个姓查了一下数据库，找到了奎尔，娘家姓阿博特，名特莎。我猜她从事救济工作时用的就是这个姓。”他仔细看着速记本最后一页，“我是想向高级专员报告，不过他去拜访教会人士，而现在正好是交通尖峰期。”他说。所谓交通尖峰期的意思是：这里是莫伊[1]总统领导的现代内罗毕，拨一通市内电话可能要听上半小时的对不起，所有线路处于忙线中，请稍后再拨。讲话的人是一名中年妇女，口气自满，不断重复，嘴巴也不会酸。

伍德罗已经走到门口。“你还没告诉别人吧?”

---

[1] 当时的肯尼亚共和国总统。——中译注，下同

“一个也没有。”

“警方有没有对外宣布?”

“他们是说没有。不过他们没办法叫洛德瓦尔那边封口，而且我认为警方自己的说法也不一定可靠。”

“就你所知，也没有人跟贾斯丁说过吧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人在哪里?”

“在他的办公室里，我猜。”

“别让他出去。”

“他很早就进办公室了。特莎外出实地勘查时，他都会提早上班。你要不要我取消会议?”

“等一等。”

就算伍德罗先前不太确定，现在他总算知道面对的是超级丑闻以及悲剧，因此箭步走上标明闲人勿进的后门阶梯，然后走进阴暗的过道，通往一扇紧闭的铁门，上面有个窥视孔和门铃按钮。他按下门铃时监控录像机扫描了他一下。开门的人是个纤弱的红发女子，身穿牛仔裤，上身是印花罩衫。希拉，他们的第二号人物，会说斯瓦希里语，他自然而然想到。

“蒂姆人呢?”他问。

希拉按下一个铃，然后对着盒子讲话。“是桑迪，有急事。”

“稍等，等我们确认一下数据。”有个男人以大嗓门说，音域雄浑。

他们等着。

“状况完全解除。”同一个声音宣布，门也应声吱呀开启。

希拉往后站，伍德罗大步走过她身边，走进里面。驻地主任是蒂姆·多诺霍，身高六英尺六，高大的身形隐约出现在办公桌前。他一定是收拾过，因为桌上这时连一张纸也看不见。多诺霍的气色比往常看来更差。伍德罗的妻子格洛丽亚坚称他快死了。双颊凹陷、毫无血色，双眼泛黄、无力下垂，下方松垮的皮肤形成皮窝。散乱的小胡子向下伸展，模样绝望又滑稽。

“桑迪。你好。有何贵干?”他大声说。他透过眼镜朝下看着伍德罗，露出骷髅头似的浅笑。

他靠得太近了，伍德罗记得这一点。他会越界飞进你的领空，你的信号发出之前就被他拦截下来。“听说特莎·奎尔在图尔卡纳湖附近被杀了，”他边说边感到有股想吓坏人的冲动，希望借此报复，“那边有个地方叫做绿洲旅舍。我有必要用无线电跟店主通话。”

他心想，他们受的训练就是这样。第一条守则：绝对不能显露出真情，就算你还有真情的话。希拉的五官雀斑点点，表情冻结，以沉思表示拒绝接受。蒂姆·多诺霍仍带着傻乎乎的浅笑——只不过话说回来，那样的浅笑本来也不具任何意义。

“她怎样，老弟？再说一遍。”

“遇害了。被杀害的手法并不清楚，或者是警方不肯透露。开她那辆吉普车的司机的头被砍掉。情况就是这样。”

“谋财害命?”

“只有害命。”

“靠近图尔卡纳湖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她跑到那里搞什么鬼呀?”

“我也不清楚。据说是去参观利基的古迹遗址吧。”

“贾斯丁知道吗?”

“还不知道。”

“我们知道的人当中，还有没有人跟这件事有关?”

“我还在调查。”

多诺霍带伍德罗走到一个他从来没看过的隔音房间，是间通讯室。各种颜色的电话上设有插入密码锁的菱形凹洞。一台传真机摆在貌似油桶的物体上，有台以点刻方式雕制的金属盒做成的无线电，有局内印刷的通讯簿放在盒子之上。原来我们的间谍就是这样从自己的大楼里彼此悄声对谈的啊，他心想。这算阴谋还是暗算？他怎么想也想不通。多诺霍在无线电

前坐下，察看一下通讯簿，然后以颤抖的白皙手指胡乱拨弄着控制钮，同时以单调的口吻说："ZNB85，ZNB85 呼叫 TKA60。"活像是战争片里的主角。"TKA60，听见请回答，完毕。绿洲，听见没，绿洲？完毕。"

这时爆出一阵杂音，随后传出挑衅的声音："这里是绿洲。听得一清二楚，先生。你是谁？完毕。"——讲话的人带有德国口音，有无赖的味道。

"绿洲，这里是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，我请桑迪·伍德罗跟你谈。完毕。"

伍德罗将双手杵在多诺霍的桌子上，希望能靠近麦克风一点。

"我是办事处主任伍德罗。你是沃尔夫冈吗？完毕。"

"像希特勒时代的办事处吗？"

"政府单位。完毕。"

"好吧，主任，我是沃尔夫冈。你想问什么问题？完毕。"

"我想麻烦你描述一下在你旅舍登记为特莎·阿博特小姐的模样。没说错吧？她是用这个名字登记的吗？完毕。"

"没错。特莎。"

"她的长相是怎样的？完毕。"

"黑发，没化妆，高挑，二十过半，不是英国人，在我眼中看来不像。像是德国南方人，或是奥地利或意大利人。我从事旅馆业，我会看人。还有，很漂亮。我好歹也是男人。像动物一样性感，动作很诱人。穿的衣服像是被你吹一口气就能吹散一样。这样说，听来像不像是你找的阿博特还是其他什么人？完毕。"

多诺霍的头距离伍德罗的头有几英寸。希拉站在他另一边。三人都盯着麦克风看。

"对。听起来像是阿博特小姐。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：她是什么时候向你预约房间，怎么预约的？我相信你在内罗毕有个办事处。完毕。"

"她没有。"

"什么意思？"

“预约的人是布卢姆医生。两个人，两间靠近游泳池的小木屋，一个晚上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只剩下一个小木屋。好吧，他就要这间。他真不是盖的。哇，大家都在看他们，客人看，工作人员也看。一个是漂亮的白人女子，一个是漂亮的非洲医生。很养眼。完毕。”

“一个小木屋有几个房间?”伍德罗边问边无力地希望避开这个直冲着他来的丑闻。

“一间卧室，两张单人床，不太硬，柔软有弹性。一间客厅。两人都要在这本登记簿上签名，不准乱签，我告诉他们。人走丢的事，这里经常发生，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不行。那个名字是她的真名没错吧？是阿博特吧？完毕。”

“是她娘家的姓。完毕。她写的邮政信箱是高级专员公署的信箱。”

“她丈夫人在哪里?”

“在内罗毕这边。”

“哇。”

“好吧，布卢姆是什么时候预约的？完毕。”

“星期四，星期四晚上。是从洛基用无线电跟我联络的。他说他们预计星期五天一亮就离开。洛基是洛基丘莒的简称，在北边的国境附近，负责南苏丹的救济单位都聚集在那里。完毕。”

“洛基在哪里我知道。去那边做什么，他们有没有说?”

“救济之类的事。布卢姆也是从事救济工作的吧？去洛基的人，就只有这档事。他告诉我，他是帮某个比利时的医药单位工作。完毕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他是从洛基预约房间，星期五一大早就离开洛基。完毕。”

“他告诉我，他们预计在中午左右到湖的西岸。要我帮他们订艘小船，带他们渡湖到绿洲来。‘你听好啊，’我告诉他，‘从洛基丘莒到图尔卡纳这段路，开车会遇到很多麻烦的。最好是跟粮食特遣队一起过来。山路不好走，而且会遇上强盗，那边的几个部落会互相偷走对方的牛，那很正常，只不过十年前他们拿的是矛，现在是人手一把 AK47。’他听了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